

前線文艺丛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

政治部宣传部编



海上歼匪

HAI SHANG JIAN FEI

前线文艺丛书

海上歼匪

中国人民解放军

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编

锡金升著

*

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〇〇四号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3 字数 14,000

一九五九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九年四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T 10141·829

定 价：(5)七 分

海上歼匪

(山东快书)

副排长 杨金升

說的是七月十号天傍晚，
紅日西沉要黑天。
丰收的漁船成群結队往回走，
海洋里只剩下洞头漁业社的三号船。
这船上只有人三个，
一个老头两青年，
老头姓张是张大伯，
打魚掌舵又稳又快又熟練。
船头上站着黑大个子叫刘虎，
后梢头是民兵队长郑公安。
皆因为他們三人捉了条大沙魚，
因此落在其他船后边。
张大伯指着大魚开言道：
“虎子啊，这条大魚少說也够两千三吧！”
“大伯，我保險足够两千八。

天黑我們怎么把它弄上岸？”

郑公安連說：“有有有，

你看看，前边那不是一只船嗎？”

“对，請他們給咱帮帮忙，

来，扯起篷来快点赶！”

这小船順风順浪开的快，

唔——嗨好象那魚雷快艇冲向前。

张大伯掌舵向前看：

“啊！这是哪里来的白底船？”

“大伯，是大島来的吧？”

“不，大島漁船都被蔣匪搶到台湾去，

莫不是福建来的大船队？

哦，是不是台湾来的特务船？”

刘虎一听说：“对对对！

他六个人为啥使用这么小的船？

好哇！送上門来的肉餃子，

这回該着老子解解饑啦！”

一回手摸起一把切菜刀，

褂子一撂要往水里鑽。

“咳，急什么，稳当点。

你觉着你水里有两下，

今天的特务也不是脓包蛋；

再說他們起碼都有槍，
你拿菜刀砍子彈哪？”
劉虎他渾身鼓得那股勁兒，
真象箭尾靠弓弦，
大伯要是一松手哇，
“嗖”一聲就會射到那只船。
大伯說：“等靠近真是特務船，
你倆說話態度要自然！”
他三人猜的一點也不錯，
確實是只特務船，
任務是組織“括蒼山行動隊”，
組織暴動造謠言，
要把人民公社來破壞，
還要搜集軍事情報送台灣。
這時間，兩只船越來越靠近，
有一個特務忙往倉里鑽。
這個特務他姓林，
名字就叫林益泉。
他家住浙江肖門山，
怕家鄉人認出他的特務臉，
他攥着那個腕，急忙就往倉里鑽。
這船上有個特務叫周慶眼，

他滿臉笑容看着張大伯，

嘴裡却悄悄把話傳：

“你們準備跳下水，

搞翻他的船，淹死他三個，

淹不死的用刀子穿！”

特務們笑裡藏刀準備下毒手，

兩眼看著張大伯的船。

張大伯一見船靠近，

假裝認識大聲喊：

“噢！你們原來是西山社的漁船哪！”

特務頭子忙答話：

“你怎麼在我的船後邊？”

大伯說：“眼看太陽要下山，

我只當你們是海匪船哩！”

特務一听猛一楞：

“哈哈……大伯說話真會逗著玩！”

大伯心想：怪狐狸，別裝蒜，早有尾巴露在腠外
邊！

大伯剛想再搭話，

劉虎搶著把話談：

“我剛才看到你們船上有六個人，

怎麼還有一個看不見？”

啊！他这一問可了不得，
躲在仓里的那个特务急的出了一身汗，
好象热鍋上的螞蚁慌了爪。
拔出手枪上子弹，
他刚想爬出来，
被特务头子瞪了一眼。
“啊！噢，你說的是他呀，
他肚子痛躺在仓里边。
哎，大伯，
你們捉的这条魚可真不小哇，
等靠边，我們帮你拖上岸。”
大伯說：“天不早啦，
不再給你們添麻煩，
我把你这好精神，
告訴你的社长王光連。
哎，你姓什么来？”
“我姓胡。”
“好，胡社員，再見！”
“大伯再見！”
特务头子忙坐下，
嘴里念着王光連，
王光連，王光連……

“弟兄們，聽見了嗎？

西山社長王光連，

哈，听老头口气，

咱沒叫他看破餃子露出餡！

好哇，等到半夜三更天，

登陸就在肖門山！”

林特务从仓里鑽出来，

照着特务头子直埋怨：

“周长官，……”

“什么，这是上大陆，

不是在台湾！”

“是，胡社員，你反共十几年，

怎么說幫他把魚拖上岸？

幸亏老头說不用，

要不然，真象老虎洞里去送飯——只有亏吃，无
光沾。”

特务头子一听斜楞着他那狗腚眼，

“你不知道啥！这是用計謀。

他真叫咱幫忙拖上岸，

証明他有意拖住咱，

那时咱們再动手，

干掉他們也不晚！

你真是飯桶，只知道吃干飯，
咱不說這話他們可能懷疑咱！”

這時候，

有一個姓潘的特務趁機搶着說：

“還是組長有遠見！”

“組長！”

“啊？”

“登陸時間不要晚，

萬一老头看出破綻報告共軍正是三更天。

那才是大家拴了個絞繩套——

我們硬往套里鑽。”

“那麼依你說哩？”

“依我看，睡覺時候即登陸，

情況好的話，

先到林兄家里找上聯絡站，

順便在他家里吃頓飯。”

特務頭子一聽不住嘴地連稱贊：

“還是潘弟有才干，

怪不得叫你當上報務員！

快給總統拍電報，

把勝利的消息報告台灣。”

“是！你說吧！”

“好，說咱遇到共軍運輸船。
我們施巧計，
把他們弄死在海里边。
說咱登陸以后入了社，
我現在是西山社的胡社員。
我們要秘密搞暴動，
好配合美國消滅共軍以後打蘇聯。
發報人：一〇二，二〇三，
十號下午七點半，
浙江洞頭肖門山。”

(白)“嗨！這就算登陸啦！”
特務頭子吹完了牛，
船上的特務喜得把頭點：
“嗨！嗨！周組長真會把事辦，
真不愧在美國受訓好幾年！”
特務頭子喜得唾沫往下咽。
“嘖，注意收聽，蔣總統一定來回電。”

暫不說特務正在收電報，
再說張大伯的打魚船。
張大伯船到碼頭準備要上岸，
從山路上，

来了七連战士傅麦袁和程克川，
他俩是这个社的民兵教練員。
他俩一面走着一面喊：
“张大伯，你們怎么回来的这样晚，
俺俩不放心，
急忙跑来看一看。”

张大伯将情况一口气的都說完。
傅麦袁将情况写成一封信，
找两个民兵送到連。
接着开了个紧急会，
傅麦袁同志先发言：

“大伯，你們这附近哪一家有人在台湾？”
郑公安說：“肖門山有个林益泉，
他在土改时打死过我們的乡长和村干。
五一年春天逃到台湾，
說不定来的特务也有他，
因为他熟悉这一帶的山。”

大家都說对对对，
准有特务林益泉。
张大伯，傅麦袁，
民兵队长郑公安，
黑大个子猛刘虎，

还有民兵叫王全。

、他們研究一个活捉特务的巧机关。

帶領几个青年小伙子，

分为兩組齐到肖門山，

只有解放軍帶着兩支冲锋枪，

其他人帶了六根麻繩一根小竹竿。

一个个磨拳擦掌瞪着眼，

刘虎真象水滸传里黑李逵，

只希望一口吞了六个特务心里才舒坦。

特务們一見黑了天，

指手划脚笑开顏。

这个說：“好，咱們总算有运气，

碰上少月黑阴天。”

那个說：“对，伸手不見掌，

正是我們的活动好時間。”

特务头子說。

“吵什么，靜一点，

都把子弹頂上膛。

发现情况不要慌，

有人問話我答言！”

五个特务齐点头，

輕划小船靠了岸，
耳听四处无动静，
特务头子开了言：
“我和林兄先到他家去，
你們四人准备好上岸，
布置好了来叫你，
不来不准你們乱开船。”

“是！”

特务头子和林益泉，
两人弯腰上了岸。
提心吊胆往前走，
这个拉住那个褂子边。
正走着，
林益泉叫山藤給絆倒，
躺在地下直出汗。
这時間又听山上咕喽喽連声响，
一个黑影到跟前。

特务头子一看事不好，
嗖！一把尖刀手里攥，
照着黑影插下去，
只听见叭叭一声响耳边，
特务头子往前猛一扑，

在地上也爬起特务林益泉，
饿虎抢食扑过去，
照着他组长就是一拳。
特务头子“哎呀！”一声倒在地，
拔出手枪要打林益泉。
林特务听见“哎呀”才看出是组长：“别打，我是
林益泉。”

他二人定眼仔细看：
“哎呀！吓，他妈的！
原来是山藤绊脚带劲石头滚下山，
真泄气，你看我吓的这身汗。”

“吓，你算了，
我这个牙叫你打的直动弹。”

（白）打的还不轻啦。
他俩左拐弯、右转弯，
翻过山头又下山。

“好哇，我家还在上着灯，
屋门还没关。

哟，我老婆还在做针线。
你在门外看着人，
我到屋里去看看。”

“快去！”

“老婆子，

这么晚你还做针线？”

“啊！

孩子他爹你可回来啦！

看你热的这身汗，

快点坐下我做饭，

想你想了七八年啦。

光知你在外边，

哼……哪知我在家里受熬煎；

以后可别再干啦，

去坦白不会有危险。”

匪属哭的一把鼻涕一把泪，

林特务边说：

“你小声点，

现在这不是回来了吗！

咱们夫妻再痛痛快快过几年，

马上我们就反攻大陆，

共军很快就消灭完，

到那时你也当上了官太太，

不愁吃也不愁穿，

再找几个丫头伺候在身边，

那样的日子多舒坦。”

“別閉着眼的瞎反反，
現在可不能比從前啦，
全國都已成立了公社，
這樣的日子不知等到哪一年。”

特務頭子聽此光景跨進門：

“大嫂子，
這樣的日子不會遠哪，
先給你二百塊錢拿着用，
買米買柴買件衣裳穿。”

“嘿嘿，哪里用得着这么多的錢。”

“我和林兄是老兄弟，
推推讓讓不好看。”

“哎，那我就收下了，
這個弟兄辦事多體面。”

“大嫂，以後日子好過啦！”

“是啊！日子越過越香甜，
你們來了多少弟兄，
我給你們去做飯。”

“大嫂，去做吧，
盡量多做一點。”

“林兄把船上弟兄都叫來！”

“是！”

“我幫大嫂做菜飯。”
匪屬一看缸里沒了水，
拿起扁担把水担。
她剛剛拿起兩木桶，
特務頭子緊走几步抓住扁担。
“大嫂，急什麼，
等弟兄們來了我去担。”
“哎！你不知哪兒有井水，
我去担水最方便。”
“大嫂，天又黑又看不見，
一不小心滾下山，
你快回來坐一會兒，
弟兄們來了再做飯。”
“這可不行啊！
弟兄們路上走了一天，
又渴又餓又疲倦，
叫你們挑水顯得大嫂多麼懶！
再一說，
你們吃了飯好早點走，
給外人看見又給俺家添麻煩。”
特務頭子手扶扁担心暗想：
土包子娘們喜愛錢，